

人家正歡迎之不暇，他們的言論之一褒一貶，足以鼓動全世界，其影響之大，又豈戈培爾的欺人宣傳所可與拮抗。戰事開始以後，他們效忠盟國，與納粹爲敵，所謂爲淵驅魚，爲叢驅雀者，正此之謂，希特勒之狂瘋舉動，其愚蠢適與癩鷗相等。照這樣的作風，軍事縱能成功，也不能長期保而有之，而況已經四面楚歌。

希特勒執政十年以來，把全德人民強行物理性的黏合，置諸於納粹的旗幟之下，但納粹的一切並不能浸入人民的內心。一朝軍事節節失利，人心疲倦，厭戰的心理達到頂尖的時候，可能來一次內亂，那時國防軍爲大局計，將把希特勒一脚踢開，組織軍人臨時政府而與同盟國妥協。納粹雖然失敗，可是全德國人民得救了。德國學術界從桎梏之中解放出來，遍體鱗傷，恐非再經二三十年培養，不能恢復往日

的光榮，這是人類的損失。

從德國之民族性觀之，吾人須知德國是世界的火藥庫，同時也是歐洲的心臟，這八千萬努力進取的民族如果沒被處置妥當，歐洲永不得安定，世界也不能和平。凡爾賽條約的覆轍不宜再來嘗試。也許有人重想到歐洲聯邦的理想，當然要把英蘇二國除外；而且把德國分化爲二，使普魯士孤立。這些擬議不是完全不可能的，但是最緊要的關鍵，還是要看同盟國方面是否徹底合作，以保持世界和平爲前提，獨除國與國之間利害的衝突。前次大戰結束之後，就因爲戰勝的大國各顧自己的利益，同床異夢，致造成國際聯盟的笑劇。前人負債，後人賠償，我們這一輩是否能夠減輕後人的擔負，那全要看中英美蘇四強，在戰後同心同德之程度爲如何耳。

## 自鮑爾溫至邱吉爾

張君勳

英國歷史上對外戰爭之大難關四：一曰十六世紀與西班牙菲力二世之戰，二曰十七世紀與法國路易十四世之戰，三曰法國革命時代拿破崙之戰，四曰一九一四年與德皇威廉二世之戰。此四次戰爭，時間之久暫不同，戰爭之性質各異，英人均能鎮定應付，終於殲除大敵而後已，從未有如此次大戰前後之狼狽顛蹶而不知所措者。此次大戰，始則張伯倫爲蘇台登區而屈膝於慕尼黑，繼則張氏以爲此生和平可保，不料數月之後又爲希特拉所始，而捷克被併，又繼則一變其平日不管東歐各國界線之態度，而與波蘭羅馬尼亞訂盟，終則爲蘇俄所奚落，雖

之會議不過年餘，距戰爭之開始，不過二年又半，英之軍備，果足與敵抗也，張氏何至甘於屈辱如此，張氏之所以爲此者，亦曰力不敵耳。張氏之前，有鮑爾溫，鮑爾溫之前又有麥唐納，此三人任首相之日，卽爲希特拉柄政之日。吾人試考自一九二三年第一次鮑爾溫內閣，迄於一九三七年張伯倫內閣，英國外交軍事政策之經過，則張氏之所以俯首者，可以得其故矣。

### 一 鮑爾溫與麥唐納

求與俄同盟而亦不可得。及乎戰事既開，不獨對波之助力，微末不足道，卽法比境內之戰況，亦遠出於英人意料之外，卒演成敦刻爾克三十萬人之遁走，一言以蔽之，曰無備而已。世人以此種之失敗，歸罪於張伯倫，然張氏之就任首相爲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，距慕尼黑

上次大戰告終後之英倫內閣，其政策之總原則二：曰外求國際之和平，曰內求民生之安定。惟外求和平也，有國聯之設立，有華盛頓海軍限制條約，與歷久未成之陸軍裁減會議。外既安定，內則輕徭薄賦，予戰後民生以休息，時則俄國革命既成，工人勢力大張，政府力

謀勞資兩方之調協，且降心與工人攜手。自大戰後之龐那勞內閣與夫自一九二三迄於一九三三十四年間，政府雖更迭六七次，然主政之人不外鮑爾溫與麥唐納二氏，故欲知英政府第二次大戰前之政策者，不外考之於鮑氏與麥氏之所為。茲列各內閣之年月如次：

第一、鮑爾溫第一次內閣（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至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）

第二、麥唐納第一次內閣（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同年十月二十九日）

第三、鮑爾溫第二次內閣（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）

第四、麥唐納第二次內閣（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）

第五、麥氏鮑氏合組聯立內閣（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）

第六、鮑爾溫第三次內閣（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）

第七、張伯倫內閣（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）

歐戰後英倫內閣，除勞合佐治氏聯立內閣，與龐那勞之保守黨內閣為期約占三年之久外，其餘柄政之日，均屬之鮑爾溫與麥唐納兩氏。鮑氏第一次內閣，鑒於失業工人之多，欲採保護關稅以救濟之，先舉行總選舉，而投票揭曉，保守黨議席由三百四十七降至二百五十八，於是鮑氏就職方及一年又半之內閣，即告解散。英皇召工黨之麥唐納氏組閣，麥氏代表第四階級，起任首相，在英史上為第一次。麥氏自明効思皇帝之意，對於朝儀，一遵舊制，平日被目為革命性之工黨內閣出現，其遞嬗之際，與昔日保守自由兩黨之交迭如出一轍，此新內閣政潮安穩渡過。然國會之中嫉妒愛氏者，時欲借端推倒之，所謂餅乾事件也，康培爾事件也，俄約事件也，齊諾維夫信札事件也，

先後續起，無一事不在議場上引起爭辨，麥氏在政府中，真如諺所謂坐針尖之上。麥氏因干涉司法問題為議會所譴責而去職，計其在位之日，僅十閱月，蓋英內閣壽命之至短者矣。一九二四年十月再舉行總選舉，保守黨議席，增為四百十三，占全院三分之一。鮑氏復為總理，其在職五年中，解決總同盟罷工，制定英帝國條例，又訂定羅卡諾條約，以消除和會後德法兩國之爭，皆為鮑氏內閣對英國之貢獻。及一九二九年鮑氏舉行總選舉，標榜「安全第一」之口號，而人民嫌保守黨政策之傾於帝國主義，不滿鮑氏所為，其議席由四一三退為二六〇，工黨由一九一席進而為二八九席，於是麥氏再奉命組閣，其議席之數既增，其地位基礎因之而固。麥氏開始與蘇俄議約，自出席國聯，討論裁兵計劃，自赴美國締結英美之交，又於一九三〇年開海軍軍縮會議於倫敦。然一九三〇、三一年，世界金融風潮大起，德國銀行陷於無法周轉，美國胡佛總統為之宣佈賠款之停付。而素以資本市中心自命之倫敦，亦岌岌不能自保，於是麥氏自知工黨無力撐持，乃聯合鮑氏及自由黨等合組聯立內閣，或曰國民內閣，勵行節約，平衡預算，不及四年之久，而元氣恢復。此數年之預算，皆張伯倫氏負主編之責，異日張氏所以繼鮑氏而起者即由於此。一九三五年六月，保守黨又以新選舉獲勝之故，乃改聯立內閣為保守黨內閣，而鮑氏自為總理，是為鮑氏第三次內閣，在任二年，至愛德華八世遜位後，而鮑氏退職矣。凡此內閣之任期約四年，鮑氏第三次內閣兩年，適當德國政變，希氏登台後大擴張軍備之日，麥氏與鮑氏均見不及未來之危機，但知安定民生，標榜和平為事，即有整軍之宣言，而絕未切實施行。於是與大利問題，蘇台登問題先後發生，英人既之武力之準備，又無大陸上可以制德之計劃，乃令張伯倫氏不得不屈於強隣之下矣。

一九三三年後歐洲局勢之大變，實出於常人意料之外，以之歸罪於二人甚易，以言合乎罪案之平則甚難。吾人姑就鮑氏與麥氏之性格，與二氏歷任內閣之政績，以及英國傳統政策，各方面分別觀之，或者功罪定案之平，庶幾得之。



鮑氏麥氏處歐戰後和約初定之日，其心目中第一問題，為歐洲和平之能否保持，此中連累而起者，若干事：(甲)德國是否履行條約，(乙)法國為執行和約計，是否再占德國領土，(丙)中歐東歐諸新國家之疆界綫，能否視為確定，(丁)國聯之運用如何。至於內政方面，蘇俄共產黨革命成功，工人階級騷擾仰首，應如何防止失業工人，解救工人痛苦，以消弭罷工與革命之隱患。此二者鮑氏與麥氏所欲解決之問題也。鮑氏置身保守黨之中，然心中常以一極尋常之英人自居，且以為人與人相處，甲方誠以好心待人，則他方亦以好心報之，故彼此推誠相待，實為國內治安保持之惟一善法。一九二四年鮑氏既獲勝於選舉而立朝也，同黨馬幾司頓氏提出「各工會不得強迫工人捐助會費以集成工黨基金案」。此案足以制工黨之死命，大得黨內人士之贊同。鮑氏思之再三，認為欲求勞資之和好相處，宜求雙方之諒解，此案在保守黨之利害言之，可藉此制止工黨日張之勢，然亦因此之故，激起彼此仇恨，則其為害甚大。鮑氏以此通告國會同人，此案卒被否決，此可見鮑氏宅心忠厚不專以刻薄他人為事。然一九二六年煤礦工人工資減低問題之起也，鮑氏始則勉強遷就，予工人以國庫補助，以期彌縫其事；繼而工會決定總罷工，鮑氏為國法制，為治安計，堅持罷工必須取消之議。待工人先讓步，鮑氏又力勸雙方不可以爭執為事，應以同胞互愛之精神，謀英國工業，英國幸福之進步。此又可見鮑氏雖置身於地主與資本家之保守黨中，然其心中頗以愛護工人為事，因而工人中不乏擁戴鮑氏之人，其歷次選舉中所以獲勝之故，亦即在此。鮑氏第二次內閣之外交方針，以羅卡諾條約之成功為最大，德法之衝突因此和解，西歐四國之協調重復建立，德國加入國聯為其行政會議中之一員，此人所目為歐戰後黃金時代也。至於此時代之麥氏，執政不過兩年又半，工黨在國會中從未占有絕對多數，其議案通過，須待保守自由兩黨之贊同，麥氏亦見機而作，絕不提社會主義性質之議案，以期得安於其位，然麥氏深知外交與國際合作之重要，以總理而自兼外交部長，於一九二四年當解決英意兩國巨布蘭地之爭，

又於國聯中通過所謂日納九議定書。雖英人於內政上反對麥氏者，對於麥氏外交工作，絕少有非難之言。至於麥氏自命為社會主義者，乃其登台之日未聞有大改革與夫救濟貧困階級之舉，此殆由於英人重視國帑，不欲輕於浪費之習性，有以致之。況遠於一九三一年經濟恐慌蔓延全世界之日，雖欲有所作為，而亦不可得矣。吾人以為一九二三年迄於一九三一年，兩氏所為，對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前後之政局，實無責任可言。

其次，求之於聯立內閣與鮑氏第三次內閣，此時代中麥氏名為首相，其握實權者實為鮑氏。此次世界大戰前之若干導火線，無一不於此時早伏其根，而二氏漫不加察。日本之占領東北也，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在滬上之作戰也，「滿洲國」之製造也（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），希德拉之登台也（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），日本之退出國聯也（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），德國之退出裁兵會議與宣言脫離國聯也（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），日本宣佈華盛頓條約之無效也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），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之動員也（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），德國宣佈實行徵兵制也（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），國際對意之經濟制裁也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），德國進兵萊茵河也（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），德國承認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也（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），德國合併奧大利也（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），凡此十餘件大事，無一不起於鮑氏麥氏聯立內閣與鮑氏第三次內閣任事之內，乃兩氏初不知有大禍之將臨，而為未雨綢繆之計，此則不能不謂兩氏之庸碌，而短於幾先之見矣。

鮑氏於戰後之英倫，專心以安內和外為事，對於國中特出之人才如勞合佐治氏，如邱吉爾氏，如伯根海爾氏，皆擯而去之。鮑氏以為此等人好大喜功，易於惹禍，故不宜置之朝列。一九二四年鮑氏於其第二次內閣，亦嘗遷邱氏任財政部長，伯氏任印度部長，然經二載之後與兩氏意見不合而分道。良以鮑氏性格按步就班，蹈常習故，不願多事，不願以事功眩耀，尤不願開擴軍之論，以妨礙其休養生息之政

策者也。鮑氏最識英國人民心理，知其所好與所惡，其一生中自執行總選舉者五次，其最後三次，連獲勝利，即由其熟知英人心理，有以致之。一九三五年英國中嘗試行人民對於和戰心理之測驗，選民一千三百萬中，對於英永爲國聯會員問題，裁兵問題，和平問題，對於侵略國加以制裁問題，表示贊成者之人數，達一千一百萬以上。政府知人心之傾於和平主義與維持國聯，乃於是年十一月借對意實行制裁之機會，舉行總選舉，卒獲超過其他二黨之多數二百四十七席。此次選舉，雖已行之於德國恢復徵兵制之後，而鮑氏猶有「不願擴大軍備」之言，事後經邱氏加以譴責，鮑氏坦然承認，且作答覆之語。其大意謂當時依民意測驗觀之，倘我以擴軍之說號召於國中，則選舉之結果，吾黨惟有失敗而已。吾惟知其然，故猶僞爲不擴軍之說，以期將不擴軍口號所得之勝利，變而爲日後擴軍之用。此則吾人雖不能不認鮑氏用心之苦，然其無向人痛陳國家利害之勇氣，反出於甘言利誘之方式，謂爲蒙蔽民衆無不可矣。亦曰鮑氏以黨之一時利害爲先，而以國家安全大計爲後耳。一九三三年後英國軍備之所以落人後，所以坐視德國擴軍之速進而急起直追者，皆鮑氏之政策有以致之，雖坐以因循坐視之咎，有何不可之有。夫政治家之中，有自知其立言之不利於一己，不利於一黨，而猶直陳無隱者，此爲有先見而不顧私利之政治家。反之，自知其言之不合時宜，而緘默不言者，是爲知有私利，而不識公忠之人。若鮑氏者自知其絀口之非矣，然欲借甘言利誘之手段，爲日後補過之計，自政術上觀之，可謂匠心之獨運，然視第一等政治家正大光明之態度言之，不能不謂爲有違也矣。

## 一 張伯倫

與大利之見併也，蘇台登區之割讓也，捷克之吞噬也，與蘇聯議訂同盟之中毀也，自一九三八年春夏絡繹一起，其負責之人，爲內閣總理張伯倫氏，世人因以對德外交軍事失敗之責，加之張氏之身。然吾人以爲一九三八年之形勢，大部出於二十年來英政府積習相沿，非

張氏所能一旦改絃易轍者。此中第一問題，是爲對德態度。英國歷史上相傳之對歐方針，名曰勢力平衡，即歐陸上宜有兩虎相鬪，不可令其成一國獨霸之局，而英則介於兩強之間而操縱之之謂也。大戰之中，英惟恐德之不敗，及戰終以後，又深恐德之國力不足與法抗衡，萊茵河之割讓也，賠款之鉅額也，皆因英人持異議，未能通過。及德違反和約而實行徵兵也，進兵萊茵區也，法國政治家非無主張干涉之人，而英政府則以忙於應付意阿問題，不但力對法勸阻，且又進一步，於一九三五年與德訂海軍協定，而公開承認其造艦之權。此英國外交之徬徨無主者一。其次對法態度，與其對德態度相反，始則惟恐法之不勝，繼則惟恐其力之過強。法人渴望英美保證法境安全條約之成，然英以爲倘英與之訂約，則法益難以駕馭，且背於英超然歐洲之外之立場。其後此保證方法之一部實現於羅卡諾條約，而西歐得以和好相處者四年之久。一九二九後英法攜手之局再破，及德人進兵萊茵河後，聲勢日盛，而英法同盟之約又出現矣。此英國外交之徬徨無主者二。與蘇俄締交，爲英國政界爭執之問題，麥唐納嘗欲與俄議約，爲保守黨所反對而罷。英俄兩國之交，時斷時續，及艾登訪俄以後，英俄漸見親近，然俄法俄捷互助條約可以制德者，絕未爲英所重視，雖慕尼黑開會之日，英猶置俄於不理，及一九三九年要求與俄同盟，既望其成功，猶復多方加以阻擾，此英國外交之徬徨無主者三。意對英法之怨恨，由於英法不履行一九一五年之諾言，然意常追隨西歐國家後，不敢有異圖。希氏登台以後，意猶堅持與大利獨立之主張，則意德間無密切之關係可知。意阿戰起，英法藉手國聯施行經濟制裁，於是意自感孤危，而接近於德。使英早誘之以厚利，不難離間意德之交。張伯倫自身有「英可與一個獨裁者戰，不可與兩國獨裁者戰」之言。意英國交之宜改善，張氏亦自知之，其奈遲之又久，及一九三八年四月始訂紳士協定，則爲時已晚矣。此英國外交之徬徨無主者四。再就和約之分疆畫界言之，其在西歐方面，嘗有羅卡諾條約之追認，故西方界線，英認爲已確定，而負有保證之責，至於東方之波



蘭、捷克、羅馬尼之國界線，英視之不干已事，故不願加以保證，然一九三八年奧大利之擄奪，與蘇台登區之割讓，皆起於東歐，而英政府視爲不值犧牲英人生命之地。英而非大國，斯亦已矣，既爲大國，而欲置身於東歐政潮之外，其可得乎？此英國外交之徬徨無主者五。更就國聯之性質言之，英美當局之見解大相懸殊。法人曰：國聯既爲和約之一部，故國聯之任務對於遠背和約者，應強制執行。英人曰：倘誠如此，則國聯遇事干涉，甚至負有出兵之義務，始所以謀各國之平和者，將變爲惹事之機關矣，故國聯之義務，不在於執行，而在於道德約束。各國有犯侵略之行，只宜加以勸告；英在國聯中對於日本之侵佔東四省也如此，於意大利之攻取阿比西尼亞也如此。國聯僅得爲和事老人之地位如此，而諸弱小之所以屬目於國聯者則甚遠且大，曰維持平和，曰保全疆土完整。各大國之處國聯中，常負有處理他國紛爭之責，但有麻煩而無好處，反之一旦處於國聯之外，可以自由擴張軍，可以自由侵略他國領土，則如日德意滋事者之徒，其何樂居於國聯之內，而不處於國聯之外乎？換詞言之，英人視國聯但負有道德的約束之任務，不啻由英人之手，將國聯本身加以摧毀，此英國外交之徬徨無主者六。凡此六端中，可以見戰後歐陸上新問題之多，有爲英人所認爲應負責者；有爲英人所認爲不應負責者。其外交上之準備如國聯，如友邦同盟，皆遠不如一九一四年英法協商，英俄協商之明白確定。以云國防計劃，則遲至一九三七年一月方有十五萬萬鎊軍事擴張預算。除海軍具有實力外，其空軍之力，據一九三四年三月邱吉爾之言，謂其退居於第四五位矣。此則不能不謂鮑爾溫但知遷就民意，而忘外患敵國之嚴重。因此張伯倫之所承襲者，乃若一資財蠱，而周轉不靈之公司矣。

張伯倫處此種國力之下，奧大利問題、捷克問題發生，其與之戰乎，則軍事上無可以抗衡之實力，其肯之以同盟之合作乎，則除法國外無一盟國可言。所以張氏於德國併奧之日，俱宣言曰吾人絕無有予以鼓勵之舉，此等強暴方法，爲吾英所不能贊成而已。其於捷克問

題，先遣任錫曼氏至捷研求地方自主方案，以圖和緩蘇台登區德人感情，及希德拉必欲以武力奪取，乃借會議之名，拱手以領土授之。張氏不得已而出此，爲衆所共見矣。然吾所不解者，奧大利被併以後，捷克西南北三面包圍，故奧且併而夕捷克即被吞。奈何張氏竟令德人順手牽羊以去，而絕不加以裁制乎？與其待之四月與意訂所謂紳士協定，何如以奧爲餌意之具，既離間德意之交，且可爲捷克稍稍張目乎？至於張氏以蘇台登區拱手授德，亦曰贏得時日以待軍事之準備，然此時俄捷法互助公約尚存，英誠有與德一戰之決心，英法俄捷自然立於同一陣綫，較之一九三九年之捷克亡，俄處局外者不亦遠勝矣乎？若曰非先讓德取蘇台登之地，則無時日以完成整軍計劃，然英人以毀捷克爲延長時日之手段，德人已早見及此，故報之以不假以準備之時日，而波蘭爭執又起矣。與其作戰於兩次公約既毀之後而失蘇捷之援，何如痛下決心於公約未毀之前，以英法俄捷之聯軍與之相抗之爲得乎？蘇台登問題解決之後，英法德意原有保證捷克生存之意，乃翌年二月德復向捷克提出條件十項（法國黃及書中之言）曰捷克爲中立國，曰捷克之外交隨德進退，曰捷克大減軍備等等，是德之欲蠶食捷克，已爲英法所共知，何待德人保護國命令之既下而後始知之乎？及夫一九三九之春，英爲救急許，又與蘇俄議定同盟，明明欲借俄國之力侵入德之東境，而猶有不許蘇俄假道波蘭之條件。吾誠不知張氏所以訂此同盟者之作用何在？凡此利害比較，至爲明顯，而身爲英帝國之首相，又見不及此，實令人百思而不得其故者矣。或曰張氏見事深刻，勇於負責，即其以七十老翁躬自赴德言之，不能不謂任事之勇，既不能戰，惟有暫屈，亦可謂能量力而行，然其人剛復自用，短於遠識，己之所信不因人言而動搖，於其一再受欺於希氏可以見之。嗚呼，以英帝國總理如此繁劇之任務，而落之於腦筋簡單之人，其造成一九三九年開戰前後大不利之形勢宜矣。張氏爲人識不足以窺劇變之來，明不足以察人心之險，才不足以言縱橫捭闔，而又深中蠲蔽之習，自以爲是，以致雖有俄意捷等國可以爲友者，反爲德人所利用，

120224  
而自陷於束手無策之地矣。英國歷史上所以待路易十四世、拿破一世、與威廉二世者，在外交上軍事上均能措置裕如，而獨此次不免於捉襟見肘，不能不謂鮑爾溫之因循誤之於前，張伯倫之剛愎誤之於後者，有以鑄此大錯矣。

### 三 邱吉爾

抑鮑氏張氏之誤事如此，英倫為議會政治之國，其國中人材林立，亦有一二人見於幾先而預為告戒者乎？曰有之，邱吉爾其人是也。

邱氏年二十六，入國會為議員，一九〇五年自由黨內閣成立，任商務部長，前次大戰開始時，任海軍部長，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轉為軍火部長、陸軍部長，故英之國防事務，邱氏熟習久矣。一九二一年總選舉中競選失敗，乃退而著書，成「世界危機」一書計六大冊。一九二四年再為議員，且為鮑氏內閣之財政部長，然因與鮑氏意見不合去職。自一九三〇年迄於一九三九年，邱氏立於議會中，以獨立無所屬之身，批評國家大政，凡德國之暗中擴軍，邱氏時舉發之以告政府，並促英政府早為之備，其於希特勒之得寵望蜀之心，窺見尤深，歷歷言之不爽。惟邱氏一生行事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，吾人但舉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八年間，關於德國整軍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言論，分五類述之。

#### 第一類裁兵計劃之無用與削弱法國之不可

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滿洲，英國金融風潮大起，麥唐納改進黨內閣為聯立內閣。麥氏猶信裁兵足以維持世界和平，提出裁兵計劃於國聯。邱氏於翌年三月言於國會曰：

「諸君願意實行裁兵，然海陸軍所以設立，自有其政治上經濟上之原因，今各國之間，明明有政治上經濟上之嚴重危險，尚未解除者在也。德法兩國軍力均等之事，尤為我所不願聞。或者以為兩國軍力平等，乃合於公道，……而我以為軍力均等，尤使吾人不能免於慘酷之戰禍。」

一九三二年德國總選舉，希特勒民族社會黨在德國議會占議席二百十三人，德首相白魯寧提出軍力均等要求，時英國朝野猶嗷嗷於裁兵問題。邱氏於是年十二月力陳歐局之危狀，且言法國所代表者，不獨法國本土，而為歐陸上一大羣國家，如波蘭、捷克、羅馬尼亞、南斯拉夫皆是也。若吾英不能為法分擔其責，而徒勸法國裁兵，是徒削弱法國，使諸二等國不能自保，而英國之陷入漩渦尤不可免。

一九三三年麥唐納代表聯立內閣，提出裁兵計劃之日，邱氏告之曰：吾見裁兵計劃討論之日愈長，而國際形勢愈趨於惡劣。軍備問題自有其天然限制，是為各國之財力，將裁兵問題付諸公開討論，是無端引起各國間之猜疑而已。邱氏平日對於強迫法國裁兵最所反對，彼以為法國之軍事地位鞏固，即法國之刀足以自保，而無需乎英人之援助，故法國軍力之強，正為英國之利，與其他英人之扶持德制法之論者，正相反矣。

#### 第二類提醒政府以德國整軍內容

希特勒登台後，邱氏以德國之再整軍備警告政府者不下數十次。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邱氏告政府曰：「戰爭之驟發也，有非常人意料之所及者，一九一四年之戰，起於奧皇儲之被刺，然德國動員攻俄之日，詢法國曰是否參加，法答曰我有對俄同盟關係，不得不參加，繼而英亦牽涉其中矣。惟戰事不可測如此，故海陸空軍三者宜早為準備，其應急着手而不可遲緩者三：第一、陸軍則各工廠之動員計畫尤為重要，以軍火出產所繫在此。第二、海軍恢復遠征艦自由。第三空軍，應與歐陸上空軍最強之國相等。」是年四月邱氏演說，以「空軍均等」為題目，力言英國昔日之安全賴諸海軍者，今則須輔之以空軍，所以抵制空襲者，舍此外無他法。繼而鮑爾溫代政府答覆，謂英國之空軍實力，決不居於曼徹斯特離以內之鄰國之下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鮑氏告國會曰：英之空軍超於德者，百分之五十。及翌年五月西蒙氏自德歸來，希特勒告以德國空軍與英國相等。於是邱氏力陳今日之相等，不必即為日之相等，德之飛機均出於新製，其戰鬥力強，其



工廠之出產額，亦超於英國之上故也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邱氏演說以德國軍費爲題，計算德國軍費，合公債與租稅兩項計之，爲一二、〇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馬克，即合一、〇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英鎊。邱氏更以其他方法推敲德國軍費之數。(甲)自德國資本市場考之，計自一九三三、一九三四、一九三五三年間，除民間建造住宅費外，餘均爲軍事工廠之設備，一九三三年爲五十萬萬，一九三四年爲八十萬萬，一九三五年爲一百一十一萬萬，合計得二百四十萬萬馬克，是爲二、〇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英鎊。(乙)自德國國民所得觀之，一九三三年一、二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馬克，一九三四年，七、〇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馬克，一九三五年，一一、五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馬克，合計爲二百萬萬，與甲項所推算者同。邱氏認爲德國軍備，已達於頂點矣。

### 第三類催促英政府之整軍

英國於歐戰後深信裁兵之足以維持和平，其國內瀰漫和平空氣。及一九三七年二月，方有總額十五萬萬鎊之軍備擴張預算。獨邱氏自一九三三年起力促英國之注意於軍備，或言空襲酷烈，或告以德國陸軍駕法而上之說。然政府置若罔聞。邱氏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告鮑爾溫曰：德空軍於一九三五將與英等，一九三六將超英國而上之。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邱氏告政府曰：據彼所得材料，一九三六年德空軍大於英者百分之五十，一九三七年則超過英國者一倍。邱氏特別指出德國已有走長距離每小時行二百英里之大機三百架，此類飛機可立改爲轟炸機。是日鮑爾溫氏起而答曰：英國皇家空軍第一綫飛機八百八十架，海軍空軍五百六十架，此外只有預備機。一九三五、三六兩年中，再增二十五大隊共三百架。德國飛機之數目，在六百與一千架之間，決難與英機抗，不足慮也。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邱氏又提出材料，駁鮑氏之言曰：今年十一月底止，第一綫飛機，德國六百架，英國五百六十架，軍用飛機，德一千一百架，英國一千零六十架。德國每月製造量爲一百二十架或一百四十架，則一九三六年之末，可以再

增一千五百架，故鮑氏所言，德機不超於英國之說，我所萬難承認者也。邱氏於此項演說中，力言英國已陷於危險之境，第二次大戰又將重演，英之處境還不如一九一四年，以海軍不足爲護英之盾，而空軍又落人之後故也。同年五月二十七日西門氏自德返國，告政府以希特拉言德飛機之數已與英等，於是鮑氏所言德機尙在英數之下之不確，始證實矣。然邱氏危言，政府終置之不理，徒再三推宕，告人以勿作杞人憂天之舉，其所以反駁邱氏者，曰君所指出之數，乃德之軍用飛機全數，非德之第一綫飛機也。英國輿論多信政府之言，視邱氏爲誇大其辭。一九三六年七月後邱氏自知催促之無益，以政府即令採納其言，而軍備完成，須待工廠製造，其所需時日約爲兩三年之久，則英德間軍備強弱之距離，從此日差日遠矣。

### 第四類萊茵河進兵與奧大利併吞

一九三六年三月，希氏進兵萊茵河，形勢更緊張。邱氏演說曰：英國整軍之坐失時機者三年，如提早三年爲之，吾人不必憂心如焚如今日之甚。德以整軍之法解決失業問題，今後其進行不已乎，將有破產之一日；其停止乎，則失業問題重復出現。德政府不願破裂於約，非求破裂於外不可矣。希氏進兵後二十日，邱氏又演說曰：『今年得薩爾區，再一月實行徵兵制，又一月許德以潛艇之製造，又繼而德佔領萊茵河區矣。今後繼之而起者爲何？奧大利乎？墨爾爾乎？其他區域乎？德人心目中已有所決矣。』

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關於萊茵河建築要塞，邱氏又有言曰：『吾深信萊茵河面對法國之邊界上，德將速築至堅之要塞，三四月或五六月內將有一要塞綫出現。其外交上軍略上之效果如何，此綫造成以後，則德國駐防此地兵數可以減少，可移用於由荷比入法之右翼上。此實爲危險之至大者。此時德人可斷英法爲二，法軍只有託庇於此要塞綫之下，與德作戰，荷比與其屬地將折入於德國主權之下矣。更向東觀之，則萊茵河要塞之築成，於英不至有直接影響，而禍之發於人者更速。此項要塞成後，全部中歐立時改觀矣。波羅的海諸國也，波

蘭也，捷克也，及與之關聯之南斯拉夫，羅馬尼，奧大利皆受其害矣。」

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奧大利被併後，邱氏演說曰：

「三月十一日事變之嚴重，非言語所能形容。希氏之所以待歐者爲一整套之侵略計劃，籌之有素，按時進行。他國自爲計者，其屈伏如奧乎，抑求所以抵制之法乎。禦之之法雖艱難，然爲各國和平計，自由計，吾英人將出於抵制而後已。抵制之法，宜及早爲之，不可遲延，否則資源將被擄奪矣，可以爲友國者將離散矣。恫嚇手段或再繼此而起，則彼之實力將益充實，而不可制矣。二年以降，德國陸軍將視法爲強大，而諸小國除低首於納粹之外，有何法乎。」

奧大利問題，萬不可聽其如此而止，吾人尙待政府進一步之說明，其以德之所爲爲最終的解決，是萬萬不可者也。

維也納爲原來奧匈皇國交通之中心，亦即東南歐各國之中心。如是，多腦河之大段在德手中。維也納之佔領，使德人得由公路、水道、鐵路對於東南歐洲加以軍事之經濟的控制。此後全歐之結構如何，全歐之權力平衡如何，小協商國之影響如何。此小協商國中之諸國，可謂爲二等國，然均爲壯健的國家，合之則等於一大國。彼等之間，原有極密切之軍事同盟，可以視之爲大國軍力之補充者。羅馬尼有汽油，南斯拉夫有礦產。兩國軍力甚大，皆賴捷克爲之製造軍火。捷克國名，英人讀之甚艱澀，然捷爲民主國，兵數二三倍於英，軍火三倍於意，固爲勇悍之民族也，其國有條約權利，有要塞綫，且有維持其自由生命之決心。

捷克今在經濟上軍事上處於孤立之勢矣，其商業以漢堡爲出口地，德人得以隨時封閉之矣，其向南向東南之大陸交通，德人得以停止之矣（中略）。捷克之被割於德，亦即小協商國之中心有一尖劈入於其中矣。此外對於羅馬尼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之經濟的、軍事的、物質的影響姑不細論。自奧被併後，將有二萬萬人口之地入於納粹控制範圍之內。奧國問題，萬不可聽其如是而止，各國之間宜有細心堅決

的討論，吾人萬不可云過去已成過去。若吾人心中云過去已成過去，不啻將來投降於他人之下矣。」

奧大利被併後，未幾而蘇台登區問題果起矣。慕尼黑會議之後，張伯倫在議會中自以爲平和可保，而邱氏則有吾人愈近於戰爭之言，與張氏所見正反。邱氏蓋認爲與其待一九三九年而後戰，不如戰之於捷克未滅前之爲得也。

#### 第五類對於未來戰事之觀察

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邱氏演說：

各國軍隊之大部，均已機械化摩托化，將萬千汽車集合於陣地後方，分駐於若干處，及明日清晨，可以立刻佔領一條守綫之若干要點。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演說曰：

英國軍隊缺乏現代戰爭中之各種新式武器。平射砲何在，短距離無線電綫何在，野地防空砲所以防制低飛飛機者何在。英國中平日所用摩托車甚多，何以至今無機械化部隊。

坦克車爲英所發明，乃不聞吾坦克隊中有何新坦克。渠等現所用之中型坦克，皆爲過去之物，德俄意美之所有者遠勝之矣。

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邱氏曾告英政府曰：

德國國民乃長於出奇制勝之國民也。耶納一戰後，普魯士受制於拿破翁，然不及數年，普探更番迭代之制，訓練其新軍，而拿破翁果敗於解放戰爭一仗之中。上次大戰中，法國參謀部計算德國兵力不過二十五軍團，而實際上所遭遇者爲四十軍團以上。吾人萬不可將此國民之軍事天才，作過低計算，更不可將吾人所遭之危險，作過低計算。

以上所舉，俱爲邱氏在國會中之正式演說，見於其子朗特爾甫所集邱氏演說集，另錫之一名，曰「軍備與國聯」。上文所摘取，僅爲其中百分之二而已。使鮑氏張氏早探邱氏之言，而見諸施行也，則希氏勢不能無顧忌，或者此次戰爭不至發生，即令發生，亦決不至有若初期之慘敗。奈何言之者諄諄，聽之者藐藐乎！一九三六年終，德



整車完成，先於英國者三年以上，即令英人急起直追，亦已與德並駕齊驅，以工廠等尚未設立，何能立有出品可言乎？涓涓不塞，終成江河，此之謂矣。

### 結論

大抵政治家之行事，不論其為內政、為外交軍事，其能燭照幾先也，則時間有餘，財力有餘，可以從容籌劃，敵人亦知我之有備，而不敢生心為害。反之禍在眉睫，再圖補救，在已不免於倉皇失措，在敵則有乘人不備之攻，所謂曲突徙薪與焦頭爛額之別，即在於此，其利害得失甯可以道里計乎？辛而邱氏生於二十世紀之民主國中，其議會追念邱氏前言，乃於開戰後任之為海軍部長，及此法境上劇戰既起，又繼張氏而為首相。此自出於邱氏先見之明與其翹然獨出之才調

## 戰後之帝國主義制度問題

一  
這次大戰之後，帝國主義這一種制度到底怎樣？

這是我們遲早必須加以解答的問題。而為了戰後新世界的重建，這類富於癥結性的問題，愈解決得早，愈解決得徹底，就愈妙。

首先從戰爭前途上看，我們至少可以解答了牠的大半。假定德、義、日在這次大戰中獲勝，那末，帝國主義這一種制度，將不獨是繼續存在於世界；而且，牠那種黑暗的，不人道的，剝削和壓制的程度，也將會十倍百倍甚至無數倍地加強起來。可是，今天的德、義、日，已經形成了必敗的形勢，所以我們也就不妨說，帝國主義這一種制度，將隨著戰爭的演進，隨着戰後世界重建工作的進行，而漸漸絕跡於人間。

有以攻之，而非偶然者矣。

吾人聞希特拉氏常指近年之英法兩國政情曰，此民主國之墜落。民主國之行政，須待選舉之決定，議會之贊同，自不免於遲緩之病；倘其執政之人，曲徇民意，姑息為政，而見不及當前之大害，如鮑爾溫者，則自陷於外交軍事落後之大錯。反之，同為民主國，而其柄政得人，如上次大戰時自由內閣之格萊氏主持外交，又有其他能者賢者主持軍事，何嘗不將一八七〇年來強盛之德國戰勝之乎？此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開始亦已四年矣，英美人民之動員，軍火之出產，與夫北非之抵抗，不獨與德抗衡，而且過之。不知希氏今日對民主國之觀念，視昔年如何。民主國家中，藏人才於議會之中，藏軍備於工業之中，藏戰勝力量於人類同情之中，豈希氏乘人不備，急圖劫功者，所能與之同日語乎？

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

汪叔棣

德國這次作戰的目標，是在於實踐「種族優越」論，在於以日耳曼人統制整個世界。義大利作戰的目標，是在於所謂「復興羅馬帝國」，化地中海為義大利國內湖，等等。而日本呢，卻在於先征服中國，再征服東亞，以建立所謂「十萬萬人的大帝國」，進而征服歐洲，以與美國「平分東西兩半球」，云云。

這些醉心於帝國主義，建立超級帝國主義體系的狂妄迷夢，到今天為止，已經大體上，可說是遭到了致命的打擊。所以由精神看，由立場看，帝國主義已經在戰爭中宣佈解體了。

中、美、英、蘇等同盟國家所進行的戰爭，本質上，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戰鬥。牠們的勝利，實際就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勝利，正義力量的勝利。擊敗了德、義、日之後的中、美、英、蘇，必然的，